

論衡目錄

卷一

逢遇

累害

命祿

氣壽

卷二

幸偶

命義

無形

率性

吉驗

卷三

偶會

骨相

初稟

本性

物勢

怪奇

卷四

書虛

變虛

卷五

異虛

感虛

卷六

福虛

禍虛

龍虛

雷虛

卷七

道虛

語增

卷八

儒增

藝增

卷九

問孔

卷十

非韓

刺孟

卷十一

談天

說日

答佞

卷十二

程材

量知

謝短

卷十三

効力

別通

超奇

卷十四

狀留

寒溫

謹告

卷十五

變動

招致闕

明雪

順鼓

卷十六

亂龍

遺虎

商虫

講瑞

卷十七

指瑞

是應

治期

卷十八

自然

感類

齊世

卷十九

宣漢

恢國

驗符

卷二十

須頌

佚文

論死

卷二十一

死偽

卷二十二

紀妖

訂鬼

卷二十三

言毒

薄葬

四諱

調時

卷二十四

譏日

卜筮

辨崇

難歲

卷二十五

詰術

解除

祀義

祭意

卷二十六

實知

知實

卷二十七

定賢

卷二十八

正說

書角

卷二十九

案書

對作

卷三十

自紀

論衡卷十六

亂龍篇

董仲舒申春秋之雲。設土龍以招雨。其意以雲龍相致。易曰雲從龍風從虎以類求之。故設土龍陰陽從類雲雨自至。儒者或問曰夫易言雲從龍者謂真龍也。豈謂土哉。楚葉公好龍。牆壁槃盂皆畫龍。必以象類為若。真是則葉公之國常有雨也。易又曰風從虎。謂虎嘯而谷風至也。風之與虎亦同氣類。設為土虎置之谷中。風能至乎。夫土虎不能而致風。土龍安能而致雨。古者畜龍乘車駕龍。故有秦龍氏御龍氏。夏后之庭二龍常。在季年夏衰二龍低伏。真龍在地猶無雲雨。況偽象乎。禮畫雷樽象雷之形。雷樽不聞能致雷。土龍安能而動雨。頓牟振芥礪石引針。皆以其真是不假他類。他類肖似不能撮取者。何也。氣性異殊不能相感動也。劉子駿掌雲祭典土龍事。桓君山亦難以頓牟礪石不能真是。何能撮針取芥。子駿窮無以應。子駿漢朝智囊。筆墨淵海。窮無以應者。是事非議誤。不得道理實也。曰夫以非真難是也。不以象類說非也。夫東風至。感殖酒湛溢。鯨魚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與彼雲龍相從。同一實也。日火也。月水也。水火感動。常以真氣。今伎道之家鑄陽燄取飛火於日。作方諸取水於月。非自然也。而天然之也。土龍亦非真。何為不能感天。一也。陽燄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煉五石。鑄以為器。乃能得火。今妄取刀劍偃月之鈎。摩以向日。亦能感天。夫土龍既不得比於陽燄。當與刀劍偃月鈎為比。二也。齊孟嘗君夜出秦關。關未開。客為鷄鳴。而真鷄鳴和之。夫鷄可以真。

聲感則雨亦可以偽象致三也。李子長為政欲知囚情以梧桐為人象囚之形繫地為塤以盧為榔。卧木囚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冤侵奪木囚動出。不知囚之精神者木人乎。將精神之氣動木囚也。夫精神感動木囚何為。獨不應從土龍四也。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蟲蛇不害禹鑄金鼎象百物以入山林亦辟凶殃論者以為非實。然而上古久遠周鼎之神不可無也。夫金與土同五行也使作土龍者如禹之德則亦將有雲雨之驗五也。頓牟掇芥礪石鉤象之石非頓牟也皆能掇芥土龍亦非真當與礪石鉤象為類六也。楚葉公好龍墻壁孟搏皆畫龍象真龍聞而下之夫龍與雲雨同氣故能感動以類相從葉公以為畫致真龍今獨何以不能致雲雨七也。神靈示人以象不以實故寢卧夢悟見事之象將吉吉象來將凶凶象至神靈之氣雲雨之類八也。神靈以象見實土龍何獨不能以偽致真也。上古之人有神荼鬱壘者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居東海度朔山上立桃樹下簡閱百鬼鬼無道理妄為人禍荼與鬱壘縛以盧索執以食虎故今縣官斬桃為人立之戶側畫虎之形著之門闌夫桃人非荼鬱壘也畫虎非食鬼之虎也刻畫效象冀以禦凶今土龍亦非致雨之龍獨信桃人畫虎不知土龍九也。此尚因緣昔書不見實驗魯般墨子刻木為鳶鳶之三日而不集為之巧也使作土龍者若魯般墨子則亦將有木鳶蜚不集之類夫蜚鳶之氣雲雨之氣也氣而蜚木鳶何獨不能從土龍十也。夫雲雨之氣也知於蜚鳶之氣未可以言釣者以木為魚丹漆其身近之水流而擊之起水動作魚以為真並來聚會夫丹木非真魚也魚含血而有知猶為象至雲雨之知不能過

魚見土龍之象何能疑之十一也此尚魚也知不如人匈奴敬畏鄯都之威刻木象都之狀交弓射之莫能一中不知都之精神在形象邪亡也將匈奴敬鬼神在木也如都之精神在形象天龍之神亦在土龍如匈奴精在於木人則雩祭者之精亦在土龍十二也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與父俱來降漢父道死與母俱來拜為騎都尉母死武帝圖其母於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馬提翁叔從上上甘泉拜謁起立向之泣涕沾襟久乃去夫圖畫非母之實身也因見形象泣涕輒下思親氣感不待實然也夫土龍猶甘泉之圖畫也雲雨見之何為不動十三也此尚夷狄也有若似孔子孔子死弟子思慕共坐有若孔子之座弟子知有若非孔子也猶共坐而尊事之雲雨之知使若諸弟子之知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感動思類而至十四也有若孔子弟子疑其體象則謂相似孝武皇帝幸李夫人夫人死思見其形道士以術為李夫人夫人步入殿門武帝望見知其非也然猶感動喜樂近之使雲雨之氣如武帝之心雖知土龍非真然猶愛好感起而來十五也既效驗有十五又亦有義四焉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今設土龍雖知不能致雨亦當夏時以類應變興立土人土牛同一義也禮宗廟之主以木為之長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廟主心事之雖知木主非親亦當盡敬有所主事土龍與木主同雖知非真示當感動立意於象二也塗車芻靈聖人知其無用示象生存不敢無也夫設土龍知其不能動雨也示若塗車芻靈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為侯示射無道諸侯

也夫畫布為熊麋之象名布為侯禮貴意象示義取名也土龍亦夫熊麋布侯之類四也夫以象類有十五驗以禮示意有四義仲舒覽見深鴻立事不妄設土龍之象果有狀也龍蹇出水雲雨乃至古者畜龍御龍常存無雲雨猶舊交相潤遠卒然相見觀欣歌笑或至悲泣涕偃伏少久則示行各恍忽矣易曰雲從龍非言龍從雲也雲搏刻雷雲之象龍安肯來夫如是傳之者何可解則桓君山之難可說也則劉子駿不能對劣也劣則董仲舒之龍說不終也論衡終之故曰亂龍亂者終也

遭虎篇

變復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姦所致也其意以為功曹眾吏之率虎亦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姦采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夫虎食人人亦有殺虎謂虎食人功曹受取於吏如人食虎吏受於功曹也乎案世清廉之士百不能一居功曹之官皆有姦心私舊故可以倖苞苴賂遺小大皆有必謂虎應功曹是野中之虎常害人也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蟲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象出而物見氣至而類動天地之性也動於林澤之中遭虎搏噬之時稟性狂勃貪叨饑餓觸自來之人安能不食人之筋力羸弱不適巧便不知故遇輒死使孟賁登山馮婦入林亦無此害也孔子行魯林中婦人哭甚哀使子貢問之何以哭之哀也曰去年虎食吾夫今年食吾子是以哭哀也子貢曰若此何不去也對曰吾善其政之不苛吏之不暴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曰弟子識

諸苛政暴吏。甚於虎也。夫虎害人。古有之矣。政不苛。吏不暴。德化之。足以卻虎。然而二歲比食。二人林中。獸不應善也。為廉不應姦。吏亦不應矣。或曰。虎應功曹之姦。所謂不苛政者。非功曹也。婦人廉吏之部也。雖有善政。安耐化虎。夫魯無功曹之官。功曹之官相國是也。魯相者。殆非孔墨必三家也。為相必無賢操。以不賢居權位。其惡必不廉也。必以相國為姦。令虎食人。是則魯野之虎常食人也。水中之毒。不及陵上之氣。不入水中。各以所近。惟殃取禍。是故漁者不死於山。獵者不溺於淵。好入山林窮幽。測深涉虎窟。寢虎搏噬之。何以為變。魯公牛哀病。化為虎。搏食其兄。同變化者。不以為怪。入山林草澤。見害於虎。怪之非也。蝮蛇悍猛。亦能害人。行止澤中。於蝮蛇應何官吏。蜂蠆害人。入毒氣害人。入水火害人。人為蜂蠆所螫。為毒氣所中。為火所燔。為水所溺。又誰致之者。苟諸禽獸。乃應吏政。行山林中。麋鹿野豬。牛象能罷豺狼。蝮蛇皆復殺人。苟謂食人。乃應為變。蝮蛇蝮閭。豈皆食人。人身彊大。故不至死。倉卒之世。穀食之貴。百姓饑餓。自相啖食。厥變甚於虎。變復之家。不處苛政。且虎所食。非獨人也。含血之禽。有形之獸。虎皆食之。人謂應功曹之姦。食他禽獸。應何官吏。夫虎毛蟲人。保蟲毛蟲。饑食保蟲。何變之有。四夷之外。大人食小人。虎之與蠻夷。氣性一也。平陸廣都。虎所不由也。山林草澤。虎所生出也。必以虎食人。應功曹之姦。是則平陸廣都之縣。功曹常為賢。山林草澤之邑。功曹常伏誅也。夫虎食人於野。應功曹之姦。虎時入邑。行於民間。功曹游於閭巷之中。平實說虎害人於野。不應政其行都邑。乃為怪。夫虎山林之獸。不狎之物也。常在草野之中。不為馴畜。猶人家之有虺也。

伏匿希出非可常見也。命吉居安甯不擾亂。豫衰居危。羗為殃。變夫虎亦然也。邑縣吉安。長吏無患。虎匿不見。長吏且危。則虎入邑行於民間。何則。長吏光氣已消。都邑之地與野均也。推此以論。虎所食人亦命時也。命訖時衰。光氣去身。視肉猶尸也。故虎食之。天道偶會。虎通食人。長吏遭惡。故謂為變。應上天矣。古今凶驗。非唯虎也。野物皆然。楚王英宮樓未成。鹿走上墻。其後果薨。魯昭公旦出。鶴鵠來巢。其後季氏逐昭公。昭公奔齊。遂死。不還。實誼為長沙王。傳鵠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後遷為梁王。傳懷王好騎墜馬而薨。實誼傷之。亦病而死。昌邑王時。夷鵠鳥集宮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龔遂對曰。夷鵠野鳥入宮。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孫宏等謀反。其且覺時。孤鳴。光舍屋上。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部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其後遷為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鵠入府中。其後遷丹陽太守。夫吉凶同占。遷免一驗。俱象空亡。精氣消去也。故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眾多。行事比肩。略舉較著。以定實驗也。

商蟲篇

變復之家。謂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蟲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蟲所象類之吏。則蟲滅。息不覆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吏所致也。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蟲。應何官吏。時謂白布。豪民清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蟲形象何如狀哉。蟲之滅也。皆因風雨。案蟲滅。

之時則吏未必伏罰也。陸田之中時有鼠水田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
斃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眾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蝗生者。或言若蝗蝗
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
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
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徙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之吏未必皆伏罪也。夫蟲食穀自有止期。猶蠶
食桑自有足時也。生出有日。死極有月。期盡變化不常為蟲。使人君不罪其吏。蟲猶自亡。夫蟲
風氣所生。蒼頡知之。故凡蟲為風之字。取氣於風。故八日而化。生春夏之物。或食五穀。或食眾
草。食五穀吏受錢穀也。其食他草受人何物。保蟲三百人為之長。由此言之。人亦蟲也。人食蟲
所食蟲亦食人所食。俱為蟲而相食物何為怪之。設蟲有知亦將非人曰。女食天之所生。吾亦
食之。謂我為變。不自謂為災。凡含氣之類。所甘嗜者口腹不異。人甘五穀。惡蟲之食。自生天地
之間。惡蟲之出。設蟲能言。以此非人亦無以詰也。夫蟲之在物間也。知者不怪。其食萬物也。不
謂之災。甘香渥味之物。蟲生常多。故穀之多蟲者。染也。穡時有蟲。麥與豆無蟲。必以有蟲責主
者吏。是其染鄉部吏常伏罪也。神農后稷藏種之方。煮馬屎以汁漬種者。令禾不蟲。如或以馬
屎漬種。其鄉部吏鮑焦陳仲子也是。故后稷神農之術用。則其鄉吏可免為蟲。何則。蟲無從生。
上無以察也。蟲食他草。平事不怪。食五穀葉。乃謂之災。挂有蠶桑有蝎。挂中藥而桑給蠶。其用
亦急。與穀無異。蠶蝎不為怪。獨謂蟲為災。不通物類之實。聞於災變之情也。穀蟲曰蟲。蠶若蛾。

矣。粟米饅熟生蟲。夫蠱食粟米。不謂之災。蠱食苗葉。歸之於政。如說蠱之家。謂粟輕苗重也。蠱之種類衆多。非一。魚肉腐臭。有蟲醢醬。不閉有蟲。飯溫溼有蟲。書卷不舒有蟲。衣袈不懸有蟲。蝸疽螭蠓蝦有蟲。或白或黑。或長或短。大小鴻殺。不相似。類皆風氣所生。并連以死。生不擇日。若生日短促。見而輒滅。變復之家。見其希出。出又食物。則謂之災。災出當有所罪。則依所似類之吏。順而說之。人腹中有三蟲。下地之澤。其蟲曰蝱。蝱食人足。三蟲食腸。順說之家。將謂三蟲何似類乎。凡天地之間。陰陽所生。蛟虯之類。蜚蠕之屬。含氣而生。開口而食。食有甘不同。心等欲彊。大食細弱。知慧反頓。愚他物小。大連相齧噬。不謂之災。獨謂蟲食穀物。為應政事。失道理之實。不遵物氣之性也。然夫蟲之生也。必依溫溼。溫溼之氣。常在春夏。秋冬之氣。寒而乾燥。蟲未曾生。若以蟲生罪鄉部吏。是則鄉部吏貪於春夏。廉於秋冬。雖盜蹠之吏。以秋冬署。蒙伯夷之舉矣。夫春夏非一。而蟲時生者。溫溼甚也。甚則陰陽不和。陰陽不和。政也。徒當歸於政治。而指謂部吏為姦。失事實矣。何知蟲以溫溼生也。以蠱蟲知之。穀乾燥者。蟲不生。溫溼饅餽。蟲生不禁。臧宿麥之種。烈日乾暴。投於燥器。則蟲不生。如不乾暴。閤喋之蟲。生如雲烟。以蟲閤喋。准况衆蟲。溫溼所生。明矣。詩云。營營青蠅。止於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傷善。青蠅污白。同一禍敗。詩以為興。昌邑王夢西階下有積蠅矢。明旦召問郎中龔遂。遂對曰。蠅者。讒人之象也。夫矢積於階下。王將用讒臣之言也。由此言之。蠅之為蟲。應人君用讒。何故不謂蠅為災乎。如蠅可以為災。夫蠅歲生。世間人君。常用讒乎。衆蟲害人者。莫如蚊蚋。蚊蚋歲生。如以蚊蚋應災。

世間常有害人之吏乎。必以食物乃為災。人則物之最貴者也。蚊蚋食人。尤當為災。必以暴生害物乃為災。夫歲生而食人。與時出而害物。災孰為甚。人之病疥。亦希非常。疥蟲何故不為災。且天將雨。螳出蚋蜚。為與氣相應也。或時諸蟲之生。自與時氣相應。如何輒歸罪於部吏乎。天道自然。吉凶偶會。非常之蟲。適生倉吏。遭署人察倉吏之操。又見災蟲之生。則謂部吏之所為致也。

講瑞篇

儒者之論。自說見鳳皇麒麟而知之。何則。案鳳皇麒麟之象。又春秋獲麟文曰。有麇而角。麇而角者。則是麒麟矣。其見鳥而象鳳皇者。則鳳皇矣。黃帝堯舜。周之盛時。皆致鳳皇。孝宣帝之時。鳳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長樂之宮東門樹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獲麟。麟似麇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麇而角。如有大鳥。文章五色。獸狀如麇。首戴一角。考以圖象。驗之古今。則鳳麟可得審也。夫鳳皇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卑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麇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皇象合者。謂之鳳皇。如何夫聖鳥獸毛色不同。猶十二聖骨體不均也。戴角之相。猶戴午也。顓頊戴午。堯舜必未然。今魯所獲麟戴角。即後所見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魯所獲麟。求知世間之麟。則必不能知也。何則。毛羽骨角不同也。假令不同。或時似類。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晉文駢脅。張儀亦駢脅。如以骨體毛色比。則王莽虞舜。而張儀晉文也。有若在魯。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問以道事。有若不能對者。何也。體狀